左傳札記

左札附石經札序

元和錢子文秀才㚒隷余正誼講席余移紫陽君亦從而易焉但知其文之醇雅人之修飭而未知生平於考訂之學甚深究也丁未夏出左札一編相質有總札有條札急加披閱持論允當甚足啟發我心其總札內辨宋儒夏時冠周月以爲春秋系國史斷用周正固昔賢所曾論及而君獨詳其云經書春王正月左氏釋之曰周正月一語破的似預料後世聚訟而截其流者又引昭十七年傳梓愼之言尤皎然明白惟虞他記載或偶歧異案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

得天百王所同殷周雖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守蒸享猶自夏焉君末之引兼得此證可見諸經紀時候之用夏正原通乎民俗並行不悖若隱三年夏四月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注訓取爲芟踐恐轉啟主夏正者之議余謂此傳也非經也傳述事與經差兩月往往而有是不足以爲難也條札內如晉以僖侯廢司徒杜云廢爲中軍義本非君據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爲韓申徒漢書作司徒韓爲晉後晉改司徒爲申徒而韓仍其舊此說正合觀傳下文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二

者例同何杜解各異孔氏正義知杜之誤因不釋中軍而於先君獻武廢二山引晉語魯人以其鄉對謂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則司徒爲申徒司空爲司城晉易上字宋易下字二名不偏諱也王符潛夫論曰沛公使張良與韓信略定韓地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案符以信都爲俗音亦未然古屈申字本作信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可證司申雙聲都徒疊韻乃由來通音假借之法故司徒以官爲氏或作申

屠漢有申屠嘉申屠蟠是已雖然此猶其易曉者總
札內又舉禮記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謂禮經定
於漢儒未必盡合三代之制引襄十二年傳吳子壽
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杜以爲文王廟昭十八年鄭火
徙宗祏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案杜注或可駁而左
氏本文明云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分劃至悉且鄭之火也必祖廟距火
近恐及而周廟別一地故可徙宗祏倘非厲王之廟
將徙於何所正義又引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
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

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其無功德非王命而自立者則爲非禮夫周公有功德並賜天子禮樂故魯爲宗國原不與他國同即康叔爲開國時佐命非尋常可比厲王則已歷數世并不稱有道而立周廟何豈桓公與子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周人賢之爲賦緇衣遂邀王命與蒸嘗反覆推求王子始封不得無祭祀之禮無周廟將禴祠烝嘗四時俱赴周京僕僕道途何由理國事竊意王子就封祭出王凡國皆然然惟始封之君一代逮其既薨繼世者自立廟奉始封之君爲太祖閱五世乃備一昭二穆而太祖之位不改所

謂別子爲祖也至於周廟則有其舉之莫敢廢要不敢以所出之王爲祖而名之曰周廟示周之所立如豐有文王廟洛邑有文武廟之類以別於國之祖廟此卽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也據此則顧亭林日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語亦正通若蒯聵之禱非以文王爲太祖廟特禱祀之辭不稱祖而將何稱余并疑宋祖帝乙雖二王之後顧與鄭祖厲王連言或亦先立帝乙之廟如周廟及繼世而奉微子爲太祖但無明文可據耳禮記下文云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

桓始也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案記專指大夫未言諸侯當以諸侯本有出王之廟而大夫近在本國宜與祭於公不得私立出公之廟立之則爲僭乃正義又援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而復申之曰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是即余前所云諸侯之事而非屬大夫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雖係別邑亦晉君非大夫也果如正義之言則三桓不得云僭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

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
之廟似祖王之廟王朝卿士或有之王朝卿士食采
略與諸侯等孟子所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然鄭
又云祭祀王皆賜禽焉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蓋
事皆掌於都宗人是其祭仍朝廷自領之非王子弟
所主況侯國公子爲大夫安得於所食采地亦立出
公之廟實孔氏之謬也統而觀之周禮禮記左傳逮
諸儒論說屢經紬繹仍恐參錯今抒己見終不敢肊
決姑存疑以俟達識條札內又因孔子之先得氏多
不可解而引史記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獨不及孔父疑之誠是也據家語孔父嘉始以孔為氏則推原世系斷無不稱孔父之理且防叔已為魯人乃上紀宋人奕云孔防叔似防叔始得氏者何史公昧昧若是余謂孔字下必有脫文案史記一書錢竹汀少詹攷異摘其踳駁者不一而足近梁氏玉繩復有志疑之作卽以世家論於孔子去魯返魯年歲每多舛互既有舛互安必無遺脫則謂為脫文殆非無稽而他家皆未及亦闕事也家語言孔父後尚有兩代曰木金父曰睪夷然後至防叔潛夫論志氏姓同惟睪夷作祁父為異

江愼修曰祁父蕕卽畢夷之字也竊意此處當作宋人也曰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云云庶幾補史公疎漏至於奔魯之始潛夫論以爲防叔此本於世本而商頌及左穀桓元二疏禮儒行孝經疏家語本姓唐書世系表皆沿而不察梁氏謂華督之難孔氏應卽出奔奚待三世而後適魯惟杜注昭七年傳云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最爲明確蘇氏古史路史後紀胡氏仔孔子編年並從之如此於情事方合且潛夫論又云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此亦非也士雖降於大夫而孟子論周

室班爵祿上士中士下士與君卿大夫其列六等焉得云滅惟木金父奔魯已非宋人乃可云滅於宋此則正可爲木金父卽奔魯之證然潛夫論指爲防叔者殆因金父睪夷避難流離初至魯魯人未知迨防叔爲防邑大夫始與朝列溯其源實自宋來遂以奔魯屬之防叔耶援是闡明而君所云未解者亦可備一解矣余喜君讀書勤懇聊舉數端不惜繁瑣用相輔翼其餘徵引前儒及近代諸家之說或是或否皆出己意斷制足見能自尋間不徒依附而於歲星之超辰分野之次舍亦多推及君別箸鈍研巵言一編

象緯坤輿尤徵精覈知此道夙所究心是札向爲未
定之本增積久倍益擴充更烏可量末附石經札二
卷余曾覩漢魏殘字暨孟蜀所刻偶存數紙獨唐開
成石經頗完好樹諸西安學宮適門下士濰縣劉次
白撫軍任陜臬時屬購全搨竟捆載至蘇欲整理而
無暇有此札參稽板本凡補碑磨改旁添一一讎勘
極臻細密其尤堪誦將伯助予之詩也夫道光二十
有七年秋八月涇蘭坡朱珔序於吳門紫陽書院

自序

綺少承庭訓初讀左氏春秋　先子手自繕寫一部以經文冠於當篇之首俾合屬辭比事本恉密行細楷日書數葉晝或不暇必於鐙下補之目爲之昏弗卹也字有歧異擇善而從講授時遇杜解未安參考孔疏及諸家之說課餘則貫穿後先究論其人事之得失每謂古今政事文章左氏包括已盡漢以後紀事纂言兩家莫能越其範圍當時提命雖詳未皇箸錄綺年稍長於此經遂有當陽之癖繼獲開成石經摘其勝於版刻者數十科自後課授生徒每有心得

輙於書眉條記合而錄之積條成卷此札之所由名也迨　林文忠公撫吳甄隸正誼書院肄業時山長爲涇縣　宮贊朱蘭坡夫子耆儒碩望經術閎深謁見時詢及時文之外涉獵何書時綺方捜羅勝國軼事遂以閱明史對　師曰習史不如習經卽習史亦宜究心馬班足爲文章根柢綺退而私念曰　夫子殆有以教我矣左氏一書實卽經中之史遂專意卒業是經就前所錄本深思博考續有所得隨時益之十餘年積有四卷歲丁未　蘭坡師已移主紫陽講席錄以求正　師欣然作序洋洋二千餘言褒其是

補其略正其失幷望其增積擴充且畀以所著小萬卷齋詩文集此序旋刻入續集中綺書迄今又越十年纂次增易定爲七卷其論非一事事非一時者曰總札專解一辭專析一疑者曰條札以唐石經與今本究其異同辨其汨亂曰石經札各分上下卷又集塾中諸課本正其訛舛別爲一卷坿於後統名爲左傳札記其中爲序所論及者仍舊槀以存其眞弗敢改易殺靑旣竟半生心力寶頓於斯惜乎　師自戊申歸宛陵皋比甫離粱木旋壞而　先子亦僅見初槀曾爲指易數字俱不獲睹其成書更爲訓定囘首

淵原所自能勿泣然　先子諱上一字輩行十下一字左金右全字南三號春圃吳庠文學自婁關遷居浦莊故里學行爲儒林推重晚年隱居樂道怡情詩酒有陶元亮風壽八十有四所存詩曰春圃吟草弱冠游川中箸有蜀行述略古人成書類有自序遡其世澤是書仰承先志尤不敢不謹述厓略云

咸豐七年丁巳冬十月元和錢綺自序於鈍研廬

左傳札記鑒定參校爵里姓氏

先達鑒定

宮贊涇縣朱蘭坡老夫子

中堂常熟翁二銘老夫子

侍讀陽湖趙伯厚老夫子

刺史長洲宋于庭先生

宮允吳縣馮景亭先生

同學參校

吳縣徐子蘭 名養浩

元和顏鄂卿 名寶恩

元和顧仰潛名鳳翥
長洲汪書舲名洛
長洲汪仲嘉名溥
元和趙馥厂名恩燮
吳縣馬朵彛名奎
元和蔡穀生名傳藻
吳縣項雨峰名寶琳

左傳札記卷第一

元

總札

左傳之作漢儒相傳爲左邱明其時代則司馬遷劉歆班固皆以爲與孔子同時然不明言爲孔子弟子惟杜預序以爲受經於仲尼而朱子則謂楚左史倚相之後鄭仲輿則謂出三晉辭人之手以今攷之趙襄子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而傳已稱其謚且屢言齊陳氏晉三家得國之徵必及見三家分晉田何襲齊者三晉之命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

去獲麟七十八年田齊之命侯在安王十六年去獲麟九十五年其人必非與孔子同時王應麟以爲田齊三晉之徵非左氏原本亦屬懸揣要之左氏雖非孔子弟子必爲魯史官而受學於孔門諸賢者葢春秋藏於魯太史氏未必遠播楚與三晉況聖學之傳多在齊魯其爲魯人無疑古者星歷卜筮悉與史官聯職傳於天象鬼神怪異夢卜言之特詳其爲史官又無疑其續經至孔子卒以示尊聖又多述夫子論斷若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爲仁皆能證爲古語必實聞孔門緒論

於子貢季路冉有諸賢亦時寓尊崇之意其爲受學於孔門弟子又無疑惟左邱明之名見於論語孔子稱名相比其人似在孔子之前若云別一左邱明不應左邱僻姓而兩人同名國語與傳亦似非一手太史公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人遂有盲左之號不知本名明而失明乎抑因失明而名明乎殊不可解總之古人著書非如後人之自署姓名作傳者是否爲左邱明蓋不可知而書之名左氏傳必相傳無訛經師避聖諱省一字之說亦不確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作傳者殆世爲左

史之官者與

左氏公羊穀梁三家雖同名爲傳而其體迥別左氏詳於記事史體也司馬氏列傳因之公穀重在解經訓詁體也毛氏詩故訓傳因之春秋爲記事之書左氏詳其顚末則善惡益顯故較二傳爲優後世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司馬溫公之通鑑專仿左傳者也王通之元經朱子之通鑑綱目則兼仿經傳者也史家不外紀傳編年兩體左傳一書實爲編年諸史之祖

趙雲崧觀察陔餘叢考云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

最先出而始終不得立學官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致諸儒忿爭光武中興韓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封卒尋廢肅宗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章帝亦詔選高才生習左氏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終不立學官也參攷兩漢書趙氏之言實有確據蓋漢世學者各以本經爲利祿之階因左氏文緐難

習且與二傳牴牾恐妨其素習故抑之不遺餘力
然河間獻王特立左氏春秋博士於其國賈誼首
爲訓故太史公作史記於春秋時事大半取材左
傳班固作古今人表尊左邱明於第二等而公羊
子穀梁子則在第四等許慎說文解字引左傳多
至二百五十三條而引公羊僅五條引穀梁僅二
條賈逵服虔皆爲左氏訓釋逵又受詔列公穀不
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鄭康成亦作箴
膏肓以解何休所詆然則漢人雖重公穀而擯左
氏其時一二大儒固未嘗不尊崇而深信也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陸德明經典序錄言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鐸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漢丞相武威張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陸氏云誼孫嘉傳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師古曰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翟方進尹咸學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左氏授受源流在西漢者如此至東漢歆授扶風賈㣉㣉傳子逵逵之孫伯升授京兆尹延篤則皆有訓釋矣

釋左氏者唐以前傳本有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解詁三十卷朱墨例一卷服虔解誼三十一卷膏肓釋痾十卷成長說九卷塞難三卷鄭康成駁何氏漢議二卷左氏分野一卷十二公名一卷鄭衆牒例章句九卷董遇章句三十卷潁容釋例十卷麋信說要十卷王朗注十二卷王肅注三

十卷王玢達長義一卷孫毓注三十卷賈服異同略五卷劉寔條例十一卷干寶左氏函傳義十五卷殷興釋滯十卷何賀貢左氏區別三十卷唐志作何始貢王述之經傳通解四卷梁簡文帝例苑十九卷沈文阿義略二十五卷王元規續義略十卷張冲義略三十卷沈宏經傳解六卷文苑六卷嘉話六卷崔靈恩立義十卷申先儒傳論十卷京相璠土地名三卷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劉炫述義四十卷攻昧十二卷規過三卷作左氏音者有服虔音三卷魏高貴鄉公音三卷曹耽荀訥音四卷孔晁

音十二卷嵇康音三卷李軌音三卷孫邈音三卷王元規音三卷徐文遠音三卷以上據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而漢書云賈誼作訓詁斯爲最先陸氏經典序錄所述更有賈徽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南郡大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左氏於賈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惠卿侍中孔嘉山甫荆州刺史王基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卿作指歸今則杜注通行而諸家訓釋無復存矣

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其自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葢杜以前經自爲經傳自爲傳杜氏按年合之故稱集解非若何晏之論語集解以博采衆說而名也杜氏名位顯赫故其書盛行而賈服諸家寖衰孔穎達作正義尙多引入自孔疏須行而古注遂亡故正義之作所以表章六經然各經專用一家餘注皆廢漢學之微亦由於此近時陽湖洪稚存亮吉搜羅正義及他書中所引漢魏諸儒之說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名春秋

左傳詁吾郡惠松厓棟亦采舊說爲左傳補注六卷嚴豹人蔚又有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三君所輯雖僅得什一於千百然能使賈服諸家詁訓絕而復續晦而復明究心漢學者允當奉爲球璧至唐宋元明諸人論說則有吳江朱鶴齡所纂讀左日鈔一書亦足以廣異聞

春秋之用周正唐以前人無異論至程明道始言周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胡文定謂孔子語顏淵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

其位不敢自專程氏胡氏皆疑魯春秋本無春夏秋冬四字而夫子加之故云以夏時冠月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言書以春秋名似魯史原有春夏秋冬四字此眞一語破的自胡說一出而歧中又歧鄭樵家鉉翁輩遂謂經傳俱用夏時蔡九峰作書傳至以爲商周時月俱不改糾紛愈不可窮詰矣明張以甯作春王正月考二卷詳證春秋之用周正惜未及見今即以經傳證之桓八年書冬十月雨雪若不改時雨雪何足記桓十四年成元年襄二十八年俱書春無氷若不改時無氷何足記定元

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十月有菽何以不當隕霜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冬至在春正月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傳皆以爲正月陽盛於巳至午則陰生故建巳月爲正陽之月詩正月繁霜亦指建巳之月太史亦言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昭十七年梓慎言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非尤改時改月之深切著明者乎其餘物候星象之可證者尙不勝枚舉獨隱三年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爲言夏正者據爲左證杜氏訓取爲芟踐宄

不足以服辨者之心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夏正通乎民俗記載或偶有歧異不得執一二端以疑之也

夏數得天建寅之月萬物更新民事方始故雖三正迭用而夏時終不可廢六經中用當時正朔者固多其通用夏正者亦不少鄭康成言堯建丑舜建子而虞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歲二月東巡守至十有一月朔巡守經典中凡言歲者皆夏時詩豳風七月流火小雅十月之交四月維夏諸詩皆指夏時周禮惟正月之吉爲周正其餘歲終之月謂建丑正歲之月謂建寅

夌人歲十有二月鄭司農讀掌冰正之正爲政屬上句歲字屬下句以及春夏秋冬皆指夏時戴東原庶常謂正月布政於上歲終正歲奉行於下故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論語莫春風浴孟子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孟子古本如此見爾雅石杠謂之徛邢疏正可見稱歲者皆夏時亦指夏時葢通俗宜民不妨參用而史書垂法自有定程不明夏正之通行則春秋之用周正轉無以堅其信故備舉之使繹春秋者不得援他經爲藉口宮贊朱蘭坡夫子序云逸周書周月解語措未之引綺謂逸周書本不盡周人原本旡此篇有二十四節氣之名尤疑出自六國時人手故不明引而前條云夏正通乎民俗此條首云夏數

得天卽用其語

執時月俱不改之說者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太甲卽位改元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爲太甲復辟歸亳必皆在歲首建丑之月而皆稱十二月據爲商不改月之證史記漢書高惠文景武本紀及史記秦本紀每年俱先書冬十月據爲秦及漢初時月俱不改之證而卽以此證周之時月俱不改其說非也伊訓太甲皆晚出古文不足據漢書律歷志引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漢人所見之

眞古文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於先王者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冬至必在子月則十二月乃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不得謂商之時月俱不改矣史記漢書皆作於太初元年改歷之後凡記秦及漢初事皆追改以從夏正其所稱冬十月者在未改之前原皆稱春正月也故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北魏崔浩考校漢以來歷法知五星實以前三月聚東井則是月乃建申之月在秦正爲冬十月在夏正則爲秋七月按五星聚者四星從歲星也漢元年歲在東井

鶉首之次四星從之聚於東井宜也而四星中金星常附日而行不離前後二宮漢初冬至日躔星紀起牽牛初度冬十月建戌日在尾箕間去東井四宮有餘金星離日不得如此此遠不合歷法惟秋七月建申日在張翼間去東井一宮有餘則五星之聚與歷法合班氏未及更正觀此處之未及更正則知他處之皆追改不得謂秦之時月俱不改矣商與秦既改時改月則周之改時改月又何疑焉

執改月不改時之說者謂周正與夏正恒差兩月周若改時則冬至在春夏至在秋春分在夏秋分在冬名稱錯亂言之不順不知古者但以天象物候宣序民事無二十四節氣之名二十四節氣見於逸周書時訓解此

書多周末人雜入節氣當起於此吾友褚茂才逢
椿云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已見管子其書必非敬
仲手著而管商之學盛於秦疑節氣始於秦綺按
清明大暑白露大寒之名見管子幼官篇然以十
二日分氣候不以十五日爲一節氣且此外小卯
天氣下諸名皆非今節氣所有可見春秋時實無
二十四節氣之名而管子
一書非盡後人僞託矣
古言分至皆不繫時左
傳莊二十九年凡土功日至而畢僖五年春王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
至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必至朔同日今僖五
年正月朔日冬至至昭二十年凡歷章閏六亦五
應正月朔日冬至傳言二月已後
丑而不書朔史失閏在是年後
易至日閉關月令
日長至日短至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雜記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孟子千歲之日至皆言至而不稱冬至夏至也左傳莊二十六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皆指二分而不稱春分秋分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二十一年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並言分至而不稱春夏秋冬也分至旣不稱春夏秋冬何嫌乎改時又何有名稱錯亂之慮乎惟周禮大司樂柞氏俱有冬日至夏日至之文然周禮之春夏秋冬本指夏時且但於日至上加冬夏字未嘗覺稱冬至夏至秦呂不韋月令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文旣日改時則立春等名原可移易非若分至之定於天行日躔況此亦就夏正言若周正則但稱分至在啟閉春立夏爲啟立秋立冬爲閉也月令四立之外又

有始雨水小暑至白露降霜始降諸候二十四氣節之分肇端於此然尚非定名也或又疑冬不可爲春猶足不可爲首不知陽生於子著於丑成於寅三者皆可以爲正月即皆可以爲春况十二辰始於子而夏正獨首寅今何以不致疑於寅之爲正月而反致疑於子之爲春乎若果改月不改時則當稱冬正月冬二月乃眞是以足爲首矣何弗思之甚一至於此

春秋書春王正月葢因建子建丑建寅之不同故著一王字以見是時王正朔左氏篇首以一字釋之日元年春王周正月實足掃盡羣議葢其時杞用

夏正宋用殷正皆守先代禮物晉地爲夏舊都亦用夏正其餘遠荒諸國或尙有政令歧出不歸畫一者故左氏以周言之其義昭若日月杜注謂言周以別夏殷其實言周幷以別於列國

周室東遷威令不行天子與諸侯無異獨其王號未替故凡事屬天子者皆以王別之如王官王人之類黍離列於國風亦謂之王春秋之書王正月即其例耳春秋爲魯舊史月冠以王當是魯史原文未必夫子所加公羊釋爲大一統亦非若果大一統則列國無不用周正何必別之以王哉

或疑春秋旣用周正則一歲之月皆當繫之以王否則但於正月書王亦足以見例何以書王二月王三月葢其時三正互見或有以周之二月爲正月者或有以周之三月爲正月者故必於此三月書王使不與列國之正月相亂或謂存二王後或謂三極之統皆未免求之於深也其偶有不書王者非史官之失則傳經者之脫必一一而明其故則鑿矣

春秋時王室旣卑非復大一統之舊故傳中追敘往事有以魯年紀者如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

惠之四十五年僖之元年成之十六年悼之四年是也有以他國之年紀者如晉文公之季年齊襄公之二年記鄭事曰及其元年僖之四年簡之元年是也列國文告稱述有以本國紀者如寡君卽位三年十二年六月十四年七月十五年五月文公二年六月四年二月我二年六月我四年三月是也有以所告之國紀者如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是也亦有不以君年而舉其年之大事以紀者如會於沙隨之歲會於夷儀之歲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湨梁之明年鑄刑書之歲齊燕

平之月范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當時諸侯之年參差不齊而周則天下共主何以二百餘年中絕不聞以周爲紀稱某王何年可見周正之不能通行列國矣

春秋時各國俱置歷官故漢書律歷志有魯歷惟推算不能無差文元年閏三月傳譏其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哀十二年十二月火猶西流傳皆以爲司歷之過此皆專指魯歷漢志云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據此則魯之有歷在春秋前已然及告朔廢而史尸厥官

歷術愈疏其置閏或先或後魯之時月亦不必盡
與周合矣
崇明施樸齋明府士名彥著春秋推日食法一卷其書
以今時歷術推算較經所書多有差至兩月者遂
斷爲春秋用夏正其僅差一月及不差者謂當時
失閏綺按鄭志古無推日食之法然猶曰古雖無
法今既有之何不可推殊不知古今歲實小餘及
黃赤距緯皆以漸而縮故歷法須隨時改易斷不
能執一代之歷法以上考下求孟子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只是言其大略以後漢四分術與今時

十四

歷法相較不及千八百年天正冬至已差十三日有餘況日月交食須以日躔月離算交宮食限其差更甚又况春秋時歷法不正傳中屢言司歷之過正者可算而不正者不可算施氏執今時歷法以推二千年前參錯不正之歷并據此以抹用夏正之繆說用心愈勤而害經愈甚矣

晉用夏正前人已有言之者參考經傳益信其確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荅獻公乃言九月十月之交是卜偃以夏正言之也僖十五年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傳記九月壬戌按卜

徒父言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正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是卜徒父以夏正言之也左氏承晉史原文故與卜徒父之言合而與經不合又下文記晉獻公筮嫁伯姬史蘇言姪其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子圉以僖二十二年逃歸至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梁不得云明年葢子圉之殺在周正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故曰明年是史蘇以夏正言之也襄十八年楩陽巫皋謂中行獻子曰今茲主必死傳凡言今茲俱指本年而獻子實以十九年二月甲寅卒葢周正

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猶未改歲故曰今
茲是梗陽巫以夏正言之也襄三十年二月癸未
絳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絳人生於會承匡狄伐
魯之歲爲魯文公十一年杜氏長歷是年正月乙
丑朔二月乙未朔三月甲子朔今云正月甲子朔
是絳人以夏正言之也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
得七十四年而師曠云生七十三年蓋食與人之
時在周正爲二月而夏正尙爲年前十二月故僅
得七十三年是師曠以夏正言之也昭元年號之

會祁午謂趙文子子相晉國於今七年是年醫和對文子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傳於襄二十五年記趙文子爲政至昭元年凡八年而非七年蓋醫和視疾在秋冬而會虢則在春正月於夏正爲年前十一月故祇稱七年是祁午以夏正言之也以上七事經傳所記是周正晉人所言是夏正皆晉用夏正之確證也（此外尚有悼公即位一事說詳條札）且左氏承晉史原文而以夏正記事者亦不止戰韓一事如經書僖五年春殺世子申生而傳在四年十二月經書九年冬殺其君之子奚齊而傳在九月經書

十年正月弑其君卓而傳在九年十一月經書十一年春殺丕鄭而傳在十年冬此皆左氏承晉史原文未及改正杜氏於經傳日月不合者不揣致誤之由輒以從赴告概之何以戰韓之日經與傳俱書壬戌豈告者易其月而獨不易其日乎左氏又有因晉史與春秋月數各異而誤以一事爲兩事者如襄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門於鄟門師之梁北門十一月同盟於戲而還下復云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杜注仍指三門爲鄟門師之梁北門而不悟其重出

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定元年復云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二事皆經止一書而傳凡兩載先後皆差兩月蓋一本於魯史一采諸晉史也城成周事尚有辨見條札觀此則晉用夏正無疑卽春秋之用周正亦無疑矣

杞國事少其用夏正傳無明證若宋之用殷正則略有可考者隱五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其時在建酉之月故經用周正爲冬十月傳仍

宋舊史用殷正則爲秋九月此宋用殷正之證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
因國風終於陳靈在魯宣公時魯頌亦皆僖公時
所作故釋詩亡爲雅亡夫風與頌不得謂之非詩
且孟子何不直云雅亡而泛言詩亡乎或云天子
不采風諸侯不述職太史陳詩之典已廢列國雖
有篇章不復上登王朝故曰詩亡然以不登王朝
而卽謂之亡則孔子所作之春秋亦未嘗登諸王
朝也今就本文思之東遷之初政教號令雖不行
而王者之澤尙存是非美刺猶在人心迨後百年

而王澤無復存矣故曰王者之迹熄王澤既不存則人心之好惡亦不正而是非美刺之詩絕不復聞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去詩之亡已數十年及周遊列國道不能行退而終老去詩亡又數十年乃作春秋記善惡存襃貶以代詩之是非美刺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詩亡之義顯而作春秋之大旨亦昭然可見矣朱子之說本於胡氏春秋集傳謂春秋作於魯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春秋可云作於魯隱公則通鑑前編亦可云作於太昊伏羲氏乎

春秋大旨不過直書其事善惡並存使爲善者知勸爲惡者知懼猶詩人之是非美刺也傳言韓宣見魯春秋歎爲周禮在魯則未脩之春秋已足見重特不經聖人論定恐如晉乘楚檮杌之不能永傳後世耳故夫子之脩春秋也於事之有關懲勸者筆之事之無足重輕者削之光明正大無庸以深刻求卽有一字之褒貶如書初書遂書猶書有書新書作書用書舍書竊書得皆不煩深思千載如見若其事之日月則舊史所有不必削舊史所無不能以意加旣不能加又何能以日月之有無爲

褒貶其他舊史書名無從知其字舊史書人無從知其名者亦猶是耳故竊意日月之有無會盟之次序君之稱侯稱伯稱子臣之書名書字書官書人皆仍舊史所記褒貶在事不在日月名稱也至於闕文之說惟郭公不可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當有他事亦不可知若夏五二字必是既脩後脫佚善乎趙雲崧之言曰夏五之下爲月字誰不知之聖人即加此一字或去夏五二字豈爲僭妄而必斤斤守闕文之義又何以筆則筆而削則削乎此論最快

左傳一書博采各國史策合成之其所載各國事皆有蹤跡可尋如晉之軍制宋之六官鄭之辭令在所獨詳王言似周書秦官合秦制皆其本史如此左氏次其歲月連而屬之事雖遠隔無不相應洵後來史家所不及也

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事爲文僅萬八千夫子因魯舊史而修之所删必不甚多不知左氏何所取材而如此其詳意古史自有數種春秋爲國大典其體尊故其文簡此外紀載當有加詳者如本傳桓僖災之出禮書御書藏象魏以及盟臧氏之召外史

掌惡臣而問盟首皆春秋以外之書故周禮有太史又有小史內史外史近代如宋有起居注又有日歷時政記左氏所采魯事亦不止一書耳

左氏之采晉史旣於晉用夏正見之其本史之詳於軍政亦有可攷者孟子言晉之乘趙邠卿謂與於田賦乘馬之事確不可易不得但釋爲記載當時行事也蓋晉居冀州戎狄雜處國險而多馬故最重武備其卿皆以將軍佐軍名與他國不同厥後趙武靈王變車戰爲騎戰遂爲千古不易之法則晉之尚武有由來矣

列國皆尙辭令鄭介大國之間非文辭不爲功子產爲政輔以太叔諸人應對策書尤極一時之盛故其官有所謂執訊者杜云通訊問之官有所謂令正者杜云主作辭令之正皆他國所無夫子亦善其爲命宜本史之記言特詳矣

秦人有不更女夫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無地抜商鞅爲法制爵二十級不更第四左庶長第十右庶長第十一駟車庶長第十八不更庶長之號已見於春秋時則鞅特因其舊制而益之此秦官合秦制之驗也

左氏稱引古書至漢多亡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禹刑湯刑九刑伯禽唐誥軍志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今逸周書或以爲逸周書即是周志鄭志鄭書周文王之法周公制周禮引則以觀德四語不見今周官疑別是一書周公作誓命下文在九刑不忘杜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按叔向言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又云三辟之興皆叔世則誓命非即叔向所稱之九刑魯之御書禮書象魏楚之僕區鄭子產晉范宣之刑書鄭駟猷之竹刑讒鼎之銘正考父鼎銘全載不數史佚之志史佚有言周任有言繇辭筮辭有連山歸藏有雜占不必皆周易逸詩如河水河水即沔水之誤說見條札茅鴟新宮轡之柔矣祈招全載不數翹翹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

句俟河之淸四句周道挺挺四句淑愼爾止無載
爾僞二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二句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二句我無所監四句引書不見今文者
杜氏指爲逸書東晉人悉取以入僞古文亦有未
經取入者如居安思危聖作則昬墨賊殺帥彼天
常是也有篇名在今文尙書而無其文者如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之虞書自虞書數舜之
功數語外無不稱夏書今之洪範列於周書而文
五年成六年襄三年所引皆稱商書觀篇首惟十

有三祀稱年爲祀必商之遺臣從箕子者所記宜列商書至傳中解諸經語尤有爲漢儒開其先者大氏左傳作於秦火之前故取材賅博迥非二傳可比

左氏述三代以前事甚多有兩八兩時之言詳略雖異而彼此相符者如夏少康事伍員之言與魏絳合御龍有氏蔡墨之言與范宣合投檮杌以禦魑魅詹桓伯之言與史克合唐叔分物祝鮀之言與周景王合皆是也他若庭堅爲高辛後而臧文仲稱皐陶庭堅滿姑在太公前而詹桓伯述蒲姑商

奄黃帝以雲紀官而縉雲一氏見於史克之對少暤以鳥名官而爽鳩立國見於晏子之言楚靈稱昆吾爲皇祖伯父而衞有昆吾之觀祝鮀以長勺列殷民六族而魯有長勺之師世代雖遥俱有徵信左氏浮夸何可輕詆若以傳中引古事彙而錄之亦足以正史記諸書之失

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世所行杜元凱本文皆淺近則作集解時多所改易又傳寫屢變古字遂不可見許叔重從賈逵受學故說文所引春秋傳猶存左氏古文因彙而錄之如隱元年不義

不暱暱作昵五年秋獮作秋獼六年芟夷藴崇之
芟作𢻱七年歃如忘如作而十一年許大嶽之允
許作翯桓五年旝動而鼓釋文云旝說文作檜今
說文仍作旝陸氏誤引六年謂其不疾瘯蠡也作
族絫釋文云蠡說文作瘰洪稱存云陸氏誤以玉
篇爲說文鄭大子忽忽作曶十年齊人餼諸侯餼
作氣十五年會于袲袲作移莊四年除道梁溠作
修涂梁溠十年齊人滅譚作滅鄟二十四年女贄
不過榛栗贄作摯榛作業閔二年尨涼作牻椋僖
元年次于聶北作嵒北四年無以縮酒作莤酒且

其繇曰繇作籀與犬犬甕作犬犬奬十一年受玉情

情作惰十四年沙鹿崩作沙麓十五年晉於是乎

作爰田爰作趄十六年隕石于宋作碽石六鷁退

飛作六鶂二十三年駢脅作骿脅二十四年天子

有事膰焉膰作鐇二十八年鄉役之三月作曏役

瓊弁作璿弁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愾作鎎十八

年檮戭作擣戭檮杌作檮柮饕餮作饕飻宣二年

文馬百駟作媽馬三年余為伯鯈作百鰷四年楚

人謂乳穀作乳𣫍謂虎於菟作烏䖘漢書又作於

檡十二年川壅為澤作川雝楚人惎之作𢍮之從廾

由聲舉也與畀與之畀從丌不同　取其鯨鯢作鱷鯢有山鞠窮乎作芎藭十五年地反物爲妖妖作祅十六年天火曰災作曰烖成二年隕子辱矣作抎子韓厥執縶馬前引作執馽冄三年以爲俘馘作俘聝六年民愁則墊隘作墊阨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作轈車襄四年生澆及豷作生敹十年蓽門圭竇作圭窬十七年瘈狗入於華臣氏作狾犬二十一年重繭衣裘作重襺二十四年張骼輔躒作輔𨘋部婁無松柏作附婁二十五年以備三恪作三愙二十六年頷之而已作顉之二十七年公孫段作公孫碫三

十年或叫于宋大廟叫作訆譆譆出出作誒誒出

出昭元年是穮是蓘蓘作袞䆉歲而愒日作忨歲

而㵐日六年徐儀楚聘于楚儀作鄒七年使長鬣

者相作㞑儺十一年朝而㟄㟄作堋十五年闕鞏

之甲鞏作碧十六年子齹賦野有蔓草作子齹十

七年獲其乘舟餘皇作艅艎十九年駟氏聳作㩳

廣韻引作欆漢書引昭六年傳聳之以行作欆晉灼曰古悚字

二十年澤之萑蒲

作澤之目篽二十一年揚徽者公徒也作揚微二

十四年今王室實蠢蠢焉作惷惷二十五年褊柎

所以藉幹者作褊部薦幹二十六年鑒而乘於他

車作覺而乘宅車貫瀆鬼神貫作摜二十七年或
取一秉秆焉作或投一秉稈定四年土田陪敦作
培敦吳爲封豕長蛇作封豨脩蛇九年卜戰龜焦
作龜𤈦晳幘作晳䵡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作鄆鄿十四年敗吳于檇李作檇李石尙來歸脤
脤作祳哀八年何故使我水滋作水茲十六年煢
煢余在疚作嬛嬛十七年良夫乘衷甸作中佃二
十三年其可以稱旌繁乎作旌緐二十四年是躗
言也作噧言說文所引異文如此他如玉篇引褰
食不鑿作不糳輔車相依作酺車徐人取舒作取

郤廣韻引斐豹作棐豹史記魯世家館于寫氏作蔿歴書歸餘於終作歸邪漢書五行志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御作馭敖作囂趾作止名以制義作制誼均服振振作袀服天文志野人與之塊野作埜塊作甴鄭衆言古文春秋公卽位為公卽立鄭康成引兩馬掉鞅作掚馬皆古字之僅存者史漢所引人名之異更不勝枚舉若服本及各本異同見於孔氏正義陸氏釋文者本書具在無庸贅述近時嘉興李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一書臚舉最詳足資考證

天文歷象有古今歲差之殊故據左氏所言十二歲次及星象以上考唐虞下較今時皆不合竊謂二十八宿定於義和十有二次定於周官馮相氏或疑堯以前未必無星名不當繫指義和不知黃帝時已有義和占日則義和乃古歷官之號不專在堯時若十二次則決起於周其舉馮相氏者以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始見是職故也何以言之十二次之名大氐由列宿而得如元枵以虛宿得名傳曰元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娵訾以室壁二宿得名室八星二星尤明與壁二星相對四方似口本孔疏故傳曰歲在娵訾之口爾雅亦曰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以婁宿得名爾雅曰降婁奎

婁也實沈以參宿得名傳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又曰實沈參神也鶉首鶉火鶉尾皆南方朱鳥七
宿傳曰咮爲鶉火爾雅曰咮謂之柳咮鳥口也七
星爲鳥頸翼宿卽朱鳥之翼軫爲鳥尾亦謂之帑
傳曰以害鳥帑大火以心宿得名傳曰心爲大火
析木在天漢分歧處如水之有津梁傳曰今在析
木之津爾雅曰箕斗之閒漢津也十二次之準乎
二十八宿在周時符合若此月令作於周末每月
昏躔宿次及昏旦中星與左氏不甚相遠由周以
上考唐虞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春分初昏張中夏至初昏心中秋分初昏虛中冬至初昏昴中小正作於夏后氏去堯未遠故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周禮司爟季秋納火似與九月內火合然心宿之伏今在小雪十月中虞夏在寒露九月初周時在霜降九月中一月內自分早晚也）俱與堯典相近（惟正月初昏參中一語與月令同不合虞夏時秦蕙田以為舉大略言之是也）歲差約七十年差一度堯至春秋一千五六百年相差二十餘度故唐虞時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若今時去周又

二千五六百年相差三十餘度卽如堯時五月昏火中月令六月昏火中左傳亦云火中寒暑乃退言心宿旦中則寒極將退昏中則暑極將退也今則七月昏火中以此推之知今時亦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觀堯典之有鳥火虛昴夏小正之有參昴火則知二十八宿之名傳自羲和矣觀周以前周以後皆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則知十二次之名傳自周官馮相氏矣蓋天之有十二次以歲星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分此星之所以名歲星亦因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名然

歲星實有遲留伏逆不能定次歲星又有超辰說詳條札惟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次故十一月在星紀十二月在元枵正月在娵訾二月在降婁三月在大梁四月在實沈五月在鶉首六月在鶉火七月在鶉尾八月在壽星九月在大火十月在析木十二次歷家又稱十二宮古以月初節氣交宮如漢書大雪為星紀初冬至為星紀中今以月中中氣交宮如今歷冬至為星紀初小寒為星紀中盖自周至今歲差已一宮有餘次名與宿度不合易節氣為中氣則當差一宮者僅差半宮似可彌縫其失其實愈久愈差再後千載仍差一宮

必不能仍用舊名也十二宮之名後世又用地支十二辰如星紀爲丑宮元枵爲子宮遞至析木爲寅宮以此稱名似無妨於列宿之不符矣然十二辰亦由列宿而定如周時星紀中有牛宿故丑屬牛而今則牛宿在子宮不在丑宮矣周時元枵中有虛宿枵爲秏名鼠能秏物故子屬鼠而今依月初交宮法推之則虛宿在亥宮不在子宮矣娵訾又名豕韋故亥屬豬今依古法則娵訾不爲亥宮而爲戌宮矣名象不符其失與用古次名等然則何如而可曰虞喜之立歲差也原欲使天自爲天

歲自爲歲十二次之名仍依周時定法以斗宿爲星紀初婺女爲元枵初由此遞推而今冬至日躔箕初度則竟以爲第一宮或曰初宮西法凡未滿一數皆謂之初宮度及時刻分皆如此大寒日躔斗廿度則竟以爲第二宮或曰一宮亦由此遞推庶幾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永遠可以遵行也傳中言十二歲次之名最詳故備論之

附說星辰變動積久愈差名象不能泥古如室宿以形似屋宇而名周時十月昏中其時可營宮室故亦名營室又名定衛風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

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今則室宿以十一月昏中矣又如心爲大火周時以三月昏見東方其時當改火周禮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爲火之將見也司爟亦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葢古人循木生火之序必鑽木取火非若今之易得故家有宿火然火久則性退不能養人故火必一年一改論語鑽燧改火正指期年而言不因所取之木異也唐劉餗言江甯有晉時長明燈色青不熱故唐代尤重改火之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先禁火一日謂之寒食不知者附會爲介之推事實卽季

春出火遺意而今則大火心星以四月昏見矣觀此兩事知古列宿每與人事相應而不可以律今然今時天象亦有合於村氓婦豎之稱說者如大火謂之大辰值房心尾三宿俗以形似呼爲大人星字異音同適與古合諺云大人星拜倒不乘涼蓋今八月初大火西流時也參宿中三星肩足四星俗以形似呼爲犂耙星蓋今時二月昏參中將有事於春耕故以耕具名之也牽牛三星在天漢南近代天文書名河鼓爾雅名何鼓何去聲擔也星形如擔鼓故名今俗呼爲扁擔星蓋今時九月

初昏牽牛中將有事於秋穫故略變擂鼓之意而以擔稻具名之也尾宿末二星跨天漢俗呼爲踏車星以此占水旱云二星定則桔槔用少動則桔槔用多葢今時六七月間昏尾中其時田禾需水故以踏車名之也觀此數事則列宿在今亦與人事相應而又不可以律古可見星之應事隨時而易且隨人心而易此余鈍硯巵言所以有天象變異因乎人不因乎天之說也至若河鼓近牛宿如牛鼻繩故曰牽牛又有織女三星在天漢北與牽牛相望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晥彼牽牛不以服

籍已將二星對舉且以人事比擬淮南子即有七夕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語葢漢時七夕初昏二星在中天好事者即景生情遂造七夕渡河一說且牽牛非即牛宿織女亦非女宿兒女子輩尙別之曰牛郎織女而詩詞家不究名實混稱爲牛女則文人學士反不能如村氓婦豎之粗識天文禮失而求之野此非其一端與

男樹恩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一終